先祖行蹟

先祖行蹟

王子義安君請諡家狀草

王子諱珹　宣廟第三子　妣仁嬪司憲府監察
贈領議政金公漢佑女也　萬曆紀元之丁丑三月三
十日丁巳是王子生辰而歲戊子二月二十四日丁丑是
王子諱日也　先妣誕四王子五翁主王子於序
爲長而信城君諱珝　元宗大王義昌君諱珖次
也而　章廟少王子三歲矣乙酉受封爲義安君
儼若成人觀者稱歎早卒葬于楊州治東乾之川
宮洞丁座原近　嬪墓十里也王子無後　先嬪祭
之卄餘祀矣至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六月十六日甲申
廢主殫遵　先王遺命以先大君貞孝公諱備出後于

王子襲封爲承憲大夫綾原時君光海主继闲 母后戕戮
同氣屢起冤獄猜疾日甚母兄臨海君永昌大君昭懿公
殺死而綾昌君亦竟至媒禍逮繫獄不成而圍置喬桐島
冤死賊臣爾瞻之徒同辭請廢宗室景溫菁亦阿附倡
兇論忠肅公睟忠烈公誠亂等抗疏請討竄置南荒而
宗社幾危哉 聖祖靖 社之元年即 天啓紀元之
癸亥也 仁穆王后數光海罪而廢之 命 仁祖纘
承 大統而格于 宗社告以夏 命戢甚亂凡所以惇倫
叙典慰協神人者靡不畢舉既又考禮稽古追尊 皇
考爲定遠大院君稱墓爲園曰 興慶先大君遂歸
宗尸其 祀逮于 崇禎壬申 明天子賜 王謚恭良
隮祔 太廟慶閣宗祊是年五月四日遂進爵爲大君而夏

王子祀式至于今槩其大略也王子聰明仁孝容儀端
美目若明星肥膚若氷雪精神清澈無一点煙火氣
上愛之特甚寵眷有加 上親授孝經小學夙夜誦讀
能通大意文理日進有時出閤避所於閭閻則終日讀書
音韻琅琅然如碎玉聲行路聽之墮淚云且能書大字愈
大愈奇而紙廣力弱運筆之際步步進退而成字 上
使之着手庫傳賜之壬辰之亂兵燹無餘惜乎其遺墨
行蹟不得傳于世間而名湮滅不稱人莫知其然者也尤
可痛哉常錫賚優蕃而輒辭不肯回顧賜諸兄弟何用
為也至賜文房之物則喜動於色不好珍玩與凡兒異
上尤奇異焉哉 上不豫王子憂形于色不解帶嘗藥
屢日不懈 上復常始有娛容愉色其侍坐愉愉如也

退而與諸王子常怡怡如也不幸因瘟疹早夭 上痛惜
之嗟乎蓋其天質資品無與壽倫而唯漢之孝昭梁之
昭明可與之上下矣倘使天假以年來以成就則其何可量
也嘗 賜南別宮第而壬辰亂太平館矣故以設 天將館
實之所至今仍爲使勅延接之所悲夫其例 賜內司奴婢
元數無多而投入於昏朝宮人與降多數虛奉尚存而今無
餘者只有墓田若干頃爲先大君墓在光海時家禍慘甚
杜門御燭又值丙丁國步艱難生平隱痛志存 寧陵晚
年抱痛尤無意於人世間而讀議未果矣長翁主年高在
世久有時陪先大君諸主第從容說 先朝事不肖孤獲聞
於耳記諸心者如此而嗚呼時移世遠或恐子孫不能繼述
先志玆以平昔所聞知者敢請易名之狀如右云爾

辛未五月上浣 崇德大夫靈豊君 湜謹書

王子義安君謚狀

王子諱珹

宣祖大王第三子妣 仁嬪司憲府監察
贈議政府領議政金公漢佑之女也公生于萬曆五年丁丑三
月三十日丁巳幼聰悟異凡兒性質仁孝儀容端雅儼然若
成人目光炯如明星精彩清澈無一點塵累 宣祖眷愛
特甚親授孝經及小學公誦習不忘能通大義嘗避寓閭
閻之時則終日讀書音韻琅琅如碎玉聲人之見之者無
不嘖嘖稱歎且學書能寫大字愈大而愈奇力有所不及
則操筆運步隨畫進退 宣廟印其字於書紙以傳示
之嘗有賜與如珍玩之物輒辭而不肯受至如文房之具則
乃欣然動於色 宣廟益奇之 上有不豫候必負侵于色

不解帶至復常然後乃已九歲始封爲義安君至十二歲
戊子八月二十四日因痘患卒 眞廟慟悼不已葬于楊州
治東龍之川宮洞丁坐之原距 仁嬪墓十里而近也公旣
無後 仁嬪在世時常祭于私第至辛亥光海遵 先
遺命以綾原君俌出後於公而承襲爵號矣其後光海政亂
繼絶 姊后累起殺獄綾原君姊弟綾昌君亦及於禍綾
原君坐此廢絶者累年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入承大統
使綾原君因前奉公祀至壬申追崇 元宗大王綾原進
爵爲大君公之 賜第壬辰兵亂之後仍爲南別宮 內賜藏
與獲亦多失於昏朝時只有墓田若干云噫以公天資之粹美
才華之夙達倘假之年可以成就爲時宗英而不幸早世其
行誼遺事卒無表聞於後者可慨也已大君自光海時遺

家禍最酷逮自丁丑以後 國步進艱隱痛在心晚年抱病
無意於人世事焉名之與遷就未遑今者大君嗣子靈
豊君濹撮錄公遺事以文裕忝在戚屬之末扳爾俾爲狀
焉曰年代寖遠恐子孫不能繼述先志使公行誼終泯而無
聞故茲記其嘗陪大君聞於長翁主之言者欲請諡于
朝長翁主於公爲同母兄妹而即文裕先祖母也義不敢辭
謹據其家狀而整次如右以備太常諸君子之採擇焉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 官春秋館
修撰官徐文裕謹狀

有明朝鮮國 王子綾原大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贈諡貞孝公神道碑銘 并序

恭惟我 宣祖大王修德行仁以成王化惟時綾原大君諱俌

以親孫膺董襲寬有麟趾之盛美然而不耀其章人無得
而稱焉此尤為至德也蓋惟 元宗恭良大王始為諸
王子封定遠君 宣廟為簡貳相具思孟女為其 夫人
萬曆壬辰 大駕西幸公生於成川之寓舍幼時言語動止輒
被 睿眷十一歲 宣廟禮陟能素食哀慕服闋出後伯父
義安君諱珹 例受職時光海主昏虐剪除同氣幽閉 母后
又誣誅死因起誣獄公弟綾昌君佺寃死 恭良王因是疾
劇公嘗藥不離側常齋沐露禱及喪啜粥泣血幾於滅性或慮
飲食有草木滋必使炊熟於前制除仍杜門謝恤 天啓癸
亥 仁祖大王以 母后命纘承大統用漢悼園故事改
墓為興慶園 具氏尊號 啓運宮故公去所後歸奉
興慶祀 特加正一品階及遭 啓運宮喪公毁瘠不能

起 仁祖大王涕泣戒勿危身所賜藥物或和以滋味則公拜
受而不肯服 崇禎壬申上 元宗徽號陞祔 太廟公進爵
爲大君位冠宗班丙子虜變扈 駕入南漢城及城圍益急公
流涕慷慨言曰君臣父子當各盡忠義如其不幸亦當爲
宗社死城決死聞者凜然虜要世子出質公泣且言世子 國本
決不可許臣請代之 上不許後虜受約而去國事有不忍言
者公自是絶不與朝班凡文字間佑用 大明年號金文正公抗節
虜庭壁立萬仞公欽慕景仰常如泰山北斗焉 上不欲累公
志一不允欲求行虜使乘以此嫌之云毅然不爲動諸名將
嘗被譏虜拘執以去又諸被擄子女其父母力不能贖者公一皆
資助無所愛故家內世傳重寶一切如爲洗所 賜第無外堂
上欲爲營造公力辭曰容膝易安矣目今春宮瑣尾瘡痍遍滿

水旱頻仍民入困瘁比正君臣上下處遑警動之日顧乃勞民
以興私役　上乃止遂撤大內別堂以構之卽所謂湛恩堂者也又
嘗使自占田準式終不肯焉前後所　賜物件皆樸素無文所以
體公意也甲申三月流賊陷北京　大明皇帝　崩公聞問哭泣
寢食久廢丁亥姜獄作公密請全恩仍進修齊之道己丑
仁祖大王昇遐公隕慟悲慕哀至輒哭　孝宗大王卽位廢嚴
肅公赴闕從者闌入公上劄請罪曰衍法自親貴始　上優敎
敎曹曰叔父年高無以慰悅其心其第三子澄特陞資使副尉
院旋調儀而並與其兄澄陞秩封君又承款超遷四資爲大行人
以使盡人以爲榮而公意甚不樂然亦不敢言丙申元朝請起居
班疾作輿歸　上聞大驚急使麟坪大君謂率中使及太醫救
護是夕卒焉訃聞　上震悼焉　臨其喪悲動左右　問

于夫人救父閔念者何事對曰只有戀　摑愛國之心而已襲
斂無衣衾悉資於　内賜其優厚之禮　特出常例三月十七日
禮葬于豐壤縣子坐之原追祖妣　仁嬪墓所也後　筵臣趙
公復陽白　上曰綾原大君孝行清節為一世賢公子尚未易
有名之典　上曰本家未及請而有徑賜者乎相臣鄭太和以故
啓遂　贈以貞孝清白守節白貞慈恵愛親曰孝公溫柔儞
静恭儉仁厚敬事諸父如師生焉常以綾昌寃死為至痛收養
其側出女以至婚嫁廣州金氏無子待之極厚每看兼帶撝謙
見免章疏屢上常超然獨立於事物之表獨以忠肅公睦睿
為世名交節及如玄洲尹公新之東淮申公翊聖無何壹游
公柱元以王室儀賓有文學行義傾心相與至則置酒酬酢盡
歡而罷或勸為殖田宅為子孫計者則曰余以　王家至親

富貴三十年此已足矣子孫自有操祿復何以益之凡聲色財
貨一切不經於心麟坪嘗以生日來獻以美服輒辭曰性所不
喜也 內賜之鮮好者拜受而以分親族之貧者以故家當空
乏嘗糶官穀而未償 仁廟自內代輸而勿使公知也佳辰令節
兩聖誕日入侍殿廷從容談燕和氣藹然或 問以時政得失里
巷論議則一無所仰對待身常極謹嚴雖子弟婢僕見之必
整衣冠見人有譏浪者必斂容靜默冠昏喪祭必做家禮及擊
蒙要訣有變禮則必咨問而行之不敢師心常曰冠昏是成人
之始萬福之源尤不可不謹也麟坪示以功緦繳遊宴公止之則
曰謝東山不廢絲竹竹林放達古今稱之公正色曰古人行事未
必盡是因歎曰晉室名流遂使神州陸沉士大夫當如忠武侯
之鞠躬盡瘁也俗尚淫祀宗戚尤甚公曰非鬼之祭諂也況

禍福由於善惡無所禱也嘗戒子弟曰常懼盛滿則滿而
不溢汝等擇地而蹈時然後言守喜之分全喜之性則其庶
幾乎嗚呼公之賢德誰與之等倫乎惟其兩子後可以自守者
卓卓乎不可及也屬使往來雖婢僕切不使窺覦故 朝家凡有
告命亦不敢書僞號以故終不獲其滋蹈雖謂之日月爭光可也
公夫人文化柳氏婦德備矣多産而輒不育曰英傑有至性其死公
尤慟惜之有金萬成女侍執巾櫛生五男長靈豐君漢柳夫人子
也克遵先訓家庭常寂若無人次靈恩君涵次靈慎君瀅次
靈春君涎季靈順正澈長女爲柳壽昌妻次曰英淨夭贊
絶異公鍾愛甚公沒哀毁不食而死年十八矣 上旌表其
門季爲柳省三妻夫死自絶以從靈豐長男禧錦川副正
三女婿洪箕疇尹涑白時輝側出男女錦南守棟錦陽守棟 楔

小蕙次蕙也靈恩三男皆副正夏城梓夏山梓夏川楷也曰
澈昌副正楷徐永世靈慎子及婿也曰相曰楨未及職古靈
春子也坡城坡山六副正及坡陵府靈順三子彬杉及側出棧也
錦川有子東善正炳東昌守炡内外曾玄多不能盡録云嗟
言余觀士夫無德可稱無功可紀而美謚豐碑譚誇耀於人者
已何益哉甚可恥也顧子孫曰汝等戒之故靈豐兄弟纂次行
狀而不敢爲溢辭以示於余余竊惟念公之嘉言善行固不可
勝紀而惟少東之志撑北之誠貫於金石司馬孚不足比而孤竹
二子可與同歸矣其好禮爲善則河間東平可與之上下矣嗚
呼非我 列聖之風化焉能如此哉然而宅兆非善懼有後艱而
家産冷落無計遷改昔魏信陵翩翩然一公子耳漢高祖
異世相感極使護其塚墓誰能以此義上達 天聰也銘曰

詩詠関雎洽于麟趾王化之洽瑞應自至懿歟貞孝 恭良

之子在 宣廟孫綸紫 寵眷中罹禍故慟纏同氣俄遭風

樹血泣枯背 聖主膺命 國步傾否 私廟為園公主其

祀 啓運宮中 至尊吾子公侍而養位隆物備 園隣

太廟公位益致而公惕惕常若隕墜介潔自持如玉投冰千

駟萬鍾猶草芥視洎于丙子孤城垝毀公舊其義如漢北地

事諺不然公自伸義甲申之春喪我 天子公泣其血恨無

一死尊周一念始終不二不有 五親熟好是懿仁聖之

源昌嬴其妻嗚呼貞孝令譽不已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筵事

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宋時烈謹撰

男嘉德大夫靈恩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臣[illegible]

奉 敎謹纂

崇政大夫行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左賓客臣趙相愚奉 敎謹書

公沒二十六年辛酉春 上敎曰綾原大君乃王室至親
其孝行節義可謂宗臣儀表其置守塚單遣禮官致
祭于墓公始葬于楊州豐壤縣己巳八月遷厝于楊之
治東白鹿洞午向原 命該曹禮葬 賜役匠十色石灰
三百石 長生殿梓棺一部 令該道調給役軍又
賜成殯啓殯祖遣奠自啓及葬朝夕上食及晝奠
遣中使護喪如初 別遣中使致祭其後建祠時 令該曹
捐米布以助皆 特恩也子濮陞昭德涇陞嘉德瀅陞興祿
涎陞承憲溦封君孫禧陞都正襲爵封君榲 贈都正樟
梓椅杉穆俱陞都正棵陞衍正曾孫炳炷俱封君東善東
昌煜陞都正處女英淨以孝行旌門柳肖三妻女英順以烈行旌
門府夫人柳氏己卯九月因孫禧上言還復舊封宋相國撰碑

文在於辛酉中間當改 命他人甲戌因 筵臣所達 命
以初撰入刻丁亥九月 特命內司治石從 命臣錫鼎識其
後噫公以長陵介弟際化家熙運蒙 聖祖因心篤友貴
寵無比福履昌衍而行誼志節之卓異足以型範諸宗於
以見振振麟趾著關雎之應亦粵哉 殿下褒敍懿親夐
邁古昔身後隱恤之典愈久彌隆存沒哀榮至此無憾猗
歟休哉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
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臣崔錫鼎奉
敎謹跋
大明崇禎戊辰後丁亥十月 日內需司奉命立

有明朝鮮國 王子綾原大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贈諡貞孝公府君家狀

先君諱俌字敬叔 冥戒 宣祖大王孫 元宗恭良王第

二子 妣仁獻王后具氏議政府左贊成事 贈綾安府院君

文懿公思孟女 元宗大王即 仁嬪金氏出也丁亥封

從遠君以孝睦忠謹最愛 宣廟眷愛尤溢至精傾卒

以此嬉禍丁酉倭寇再獵遍 王識 宣廟命諸 王子奉

后嬪避兵海西 元宗大王承 王命從之因入山郡先君

生於成川府之漏舍時 萬曆戊戌四月十一日乙丑也己亥

夏 元宗大王隨 駕還京師先君自沖幼孝友出天

動靜言語無彼 天籟戊申 宣廟禮陟行素盡哀

先君年甫十一歲矣辛亥出後伯父義安君諱珹 以

興制例援封君（承憲大夫正二品階也）時光海主無道奸宄竊弄威柄
姬后屠戮兄弟倫紀斁絶 宗國將覆猜疑殘酷讒搆
日積 元宗大王以 先朝王子勳德位望冠絶一代賊徒甫
瞻之徒遂嗾死囚上變告第三子綾昌君佺氣象非凡或
以飛語眩惑中外曰某宅王氣旺而 仁嬪墓兆極吉云因興
其第營建慶德宮誣告妖禍日夜鍛鍊乙卯綾昌就繫
先後被逮者白寃狀無異辭獄竟不成而圍置喬桐殺之自
是一家憂懼莫保朝夕 元宗大王遂謝絶人事慘懔成
疾己未疾轉劇先君嘗藥憂煎齋沐禱天而是年十二月
終于私第家 國不幸喪禍慘毒光海主遣中官譏察
葬啓又促葬期使不得安意擇地欲附葬 仁嬪墓側
而畏前語亦不敢擅窆于文懿公之墓左山至 仁祖五年

丁卯八月廿日七庚申奉還于金浦郡後岡卯

章陵是也先君執喪踰制只啜糜粥泣血羸憊毁幾滅性

廬戒有家人用權道而使奴僕舁於前以至薑桂之一滋亦不

下咽矣親屬慨禍一不過門而表兄洪公振道從來恩渝

賴此扶持辛酉服闋先君自罹家禍杜門屏跡益自韜晦

人莫有窺其端倪者是以當時事艱危之秋處群兇濁亂

之朝而竟以得脫禍機焉 天啓癸亥 皇天眷佑 宗社將

慶惟我 聖祖龍飛我邸受命戡亂乾坤定位日月重光茲

豈非積善種德光啓景運以能迎天之休也耶 仁祖大王纘承

大統追尊 皇考爲 定遠大院君依漢悼園故事以墓爲

興慶園別立廟罷繼歸宗以先君主其祀 特加顯祿正一品階謹

恩既渝貴莫與伍愈益謙退小心恪謹甲子賊适舉兵犯

㦖立逆璟爲僞主 初封安興君 溫嬪韓氏出 東駕南狩先君募義扈
駕 語在東淮 遺藁中 丙寅 仁獻王后薨 未追崇時進號啓 運宮墓號毓慶園 先君廬于
魂殿之側不解衰絰枕苫啜粥毁瘠深墨氣少奄奄哭不能
聲杖不能起 上憫之爲之泣而勉古聖人經權之訓猶不從
命御醫李絡不離看護藥物絡繹而拜 賜不肯服神明所扶
竟不滅性實荷我 聖上友愛之至 恩而中外咸歎其居喪具相
國後川具尚書後豐洪兆尹南陽君 兄弟諸公每稱歎說舊事甚詳云 丁卯之亂奉 魂殿入江都
崇禎辛未追崇 大院君請 命于 天朝 天子不制賜
王諡曰恭良於是 元宗大王躋祔于 太廟 恩榮備至慶
闋 崇祊 上命進先君爵爲大君位冠 宗班丙子虜酋僭
號語犯 皇朝神人共怒仗義斥和是冬虜人入寇西閫失守
列郡風靡蒼黃去邠 鑾輿播越先君扈 駕入南漢也孤

城月暈勤 王不至凍雪雉堞矢石行陳風餐露宿備經
艱危孤臣淚不盡烈士膽欲清先君對人輒衰淚慷慨曰君
臣父子當以大義討賊如其不幸亦當以 宗社背城一死聞
旨凛然為之改容嗟乎腥塵蔽日列鎮瓦解八方藩臬之臣
無人赴君之難以我東禮義之邦三百年培養人才而一何無
忠義之男兒也當時之事尚忍言哉不肖孤亦避兵一小兒
從先君於 君臣上下之際耳聞目覩彼蒼者天余時小不
記憶而亦未知其為悲憤也其後扈從臣諸公為余言未
嘗不為之愴也 頃年有事適廣陵道由山城臺隍宮闕宛如昨五十
年間一夢中而當時朝士已無多矣使人不勝感古
愴恨之懷而登臨極眺
繼之以太息流涕也 當是時虜勢日熾北人請 王子為質
上不忍以先君行敢 宗室子綾峯守偁稱以 王弟而 朝廷
以刑曹判書沈諿為大臣如虜營諱曰我非大臣綾峯 綾

峯 宗室非親 王子也僞曰譁之言非也此大臣戕
王子也賊問於朴蘭英答曰綾峯言是也其後賊知其誑而
以蘭英賣言斬之（語在山城日乘中○蓋蘭英非不與朴簹與潘為胡所執在陣中者也）僞與
譁不納而還又要 世子出行先君泣且言曰儲君 國本決
不可許 宗社危亡列此罔極雖赴湯火臣等甘心願以身
代行也 上不允之虜兵將撤還竟以 世子赴瀋（語在國丁東中）
出白登圍解 國事已去有不忍言者矣自是 本朝朝
賀起居之外迎勅望闕之班稱病不起而家廟親饗猶用
崇禎年号凡章奏文字終身不書 本朝僞號焉（宅近宮先王所賜）
偪側於昌慶宮前路上人之來也儺禮呈才與優伎雜
遝熾獲有從門闖窺之者先君閉之怒而治其罪 田好謙輩 中朝
人也其相與來謁也以禮待之曰其待 上國之人當如是
厚遣而歸之壬午文貞公清陰金先生看羊海上伏節從

亦先君嘉先生之孫忠大節欽慕景仰不啻若泰山喬
嶽壁立萬仞焉時鄭命壽吃哱肆虐侵辱朝紳莫不洶懼
朝廷甚憂之其爲勅使而東也必提起先君名使備銜
命出疆以爲恐喝生釁之地 朝廷咸爲先君危先君毅然自
持略無動色 上曲爲之彌縫故雖彼人撰搆之慘終不得
脅持驅迫而得免燕雲之役焉 鄭賊命壽與賊譯李馨長締結情好甚密機務事無不暗通
故本國小大事情悉皆洞知審詗於諸伴曰問某王子不參朝會
一不奉使而西其意安在語甚叵測答曰緣其疾病沉痼而然耳乃
顧之曰俺非知之矣無有查使之擧中間探纔誅求無厭乃曰某王
子者疾今已愈幸今勅事體重大乎以 國王尊屬差使從臣爾國可
得以無事也兩賊相與表裏煽動 朝議惝罔 啓辭不得已云云
自上使迎接都監多般彌縫周贈銀貨則有若盡心周旋於諸勅者
然以爲己功憂有德色又要賂物之意可痛可痛也是以人爲先君
先君危不爲動喝等以彼國之威知先君之志之有在而終不得加
焉當澤堂李尚書白洲李侍郎東淮申公兄弟諸公恐人
來執之事機將不測先君贈言相送或贐行以助旅人之被

屬者其父母求救贖還則遂以世傳金器應之俾得以生
還故土先君以爲人謀忠見義必施爲己任故其於向人
識意備有爲之慮一他則雖是青氈之舊亦施濟如此矣
時 王孫貴戚競尙豪侈朱門肉具甲第紛紛先君居
無處所而不爲起第 上嘗賜第於終南下大君亂儀居而
居無意經營之又 賜第於斜峴之金鍾里而宅無外墻
上命將作鳩材欲爲構之先君辭曰容膝易安此足以庇風雨
而荷 聖恩之所 賜矣方今 春宮未還瘡痍未蘇水旱
連仍災異屢見此政 君臣上下憂遑警懼之日而乃勞民
動役以興不緊營繕臣豈安於心乎 上嘉之 命中官徐微行
出 内帑撤別堂仁化堂 材以構之不煩地部民力而成之功忠
設諸 賜以素屏障几褥等以從其所尙而茶鑵藥爐

無不畢具箱床簟帘竹竹蘚磬無有華靡奇玩之物

也巷溪境幽身閑無事園林蕭穗籬花亦芬馥謝絶交遊塵穢長齋時閑靜夜月白一聲長然清徹木魚庭砌縱巖鳴也

春沼甲輸林嚴扁其堂曰湛恩貢 恩數也常棣之詩

其斯之謂歟甲申春 大明爲流賊所亡吳三桂開關納降清人

遂入中原穢德極矣 皇帝出關至先君閉門流涕至廢寢食

者累日由是尤不復留意於世間居常咄咄時或長吁太息者

良久先君生平隱痛志存 帝室潔身礪行終始一節特立

獨行適於義而已夫豈有求而然哉識者多之以謂 皇朝全節

義之臣也丁亥變起 宮禁姜獄作矣禍階波及景像愁慘

白江李相國白石洪都憲公茂績力未回天相繼受玦先君以爲

人君正心乃是自古治國之本而曲宥全恩莫非今日盛德

之美乃於引對諷以微旨竟忤 上意己丑夏判尹告成

龍髯莫攀 仁祖登遐 梓宮在殯哭班陪祭夙夜不解要帛
私室哀至輒哭居處行素無異喪人遂致榮衛損傷疾作而猶
不用權過卒哭乃復常先君與白軒相公每差 魂殿祭
官同詣 享所相公必揮泣而言瞻仰公子顛頹 先王
云 孝廟嗣服之初庶政惟新 禁掖內跟隨甚嚴而判書
趙公絅判書鄭公世規參判崔公惠吉參議李公一相
應教嚴鼎耉及王子勿拘之 教左右相啓曰 國綱解弛人不
畏法法令之行自貴近始而終有勿拘之 命使司執法何所低昂
揆以事理殊甚不當推考兵曹云先君跟隨不使之加率而亦以
紛遝之際混入添一即上劄引咎曰新政之初中外想望其法化法
之不行自上犯之先治臣以肅頹 趙公錫胤同春宋公在臺憲
綱云 上以溫批傳諭禮遇益隆
也請罷 王子女由結漁鹽之過制而 上允之 先朝受
賜之外槩皆革罷先君應 賜職田四百結而所 賜只卅餘
結也至是獨不預爲門無綺羅之色庫無擔石之儲而處之
泰然坐客無氈一如寒士 領議政鄭公太和嘗過先君宅時天雨房寒齋冷落坐無煖席相公歸語人嗟歎不已云

國院副提調堂上階也不肯承還若第泌並授此任陞秩封君
而將出其代 孝廟下教銓曹曰叔父年高予無以慰悅其三
子靈愼正瀅特陞堂上副提調除授蓋出於曠世異數也是
年 顯宗大王在春宮行冠醮禮兄弟以執事提調加資一時封
君人皆榮之庚寅以後使价相望而 上不以 王事爲勞者
實循先君之雅志也甲午將奏請冊封 世子 上以不肯孤
代先君之行超加四資授正使以大司憲李時楷爲副先君
聞 命愀然不樂蓋意有所在焉 時 朝廷以白軒白江兩相公判書趙公絅奏聞收用而從人怒其使出來因兼陳奏如並準請復命三臣亦不加罪 先君受傷於喪中眞元內鑠素患風
疾乙未秋辭患手部疔 上聞之藥物醫問交於道徂秋
淡冬遇寒添劇至歲末疾少愈翌年丙申正月一日庚辰
先君早起命駕曰病未能進朝久矣昔疾今愈將詣新歲之

起居也是日寒沍甚病餘冒寒凌晨詣 闕氣甚不平而闕
有引接之 命強疾留待内侍傳諭因爲退出 上使之引
見則已與疾登途矣 上震悼 命麟坪君大淯及中
官率御醫柳後聖等看病使 命藥物相望於途
至夕疾轉綿綴于正寢不肖孤罪逆深重禍延先考
呼天叩地無所逮及嗚呼痛矣哉嗚呼痛矣哉先君生
於 萬曆戊戌卒于 崇禎後丙申享年五十有九訃聞
上震悼撤朝市亟親 臨喪所悲慟慘怛哀動 玉色而
於 御前使麟坪 命賜粥飲於罪孤等且 下教于夫
人曰叔父平日關念有何事乎夫人痛哭曰近以病久闕
問 安上以深切戀 闕憂 國之丹而下以晚年所鍾愛
一女息婚事卜吉於今月二十日而日夜耿耿于中者

此乃遺恨於幽明而泉下之目不得瞑矣此外何事之有
閔念也 上深增慘感別 賜米布錦段而妹氏不勝喪
竟滅性例於成服後中使弔孤而 特遣都承旨尹絳弔
之初終之日餅無餘粟庫無餘財只有常著遺衣
如干而已鱗坪主喪事語臨喪諸親曰叔父操行儉約
人之所敬而斯果驗矣襲斂無衣衾悉用以 內賜之
襲 李尚書殷相輓詞有曰名位獨尊令叔父謙恭常仰
舊東平斂唯 賜錦方知儉口不言錢豈有嬴云 棺槨並
賜長生殿梓材而仍給三年祿俸加 賜米布以為葬祭之用
亦非常例也 上遣禮官 命太常致祭知製 教李慶徽製
進其文略曰金枝毓秀寶源分慶韶美其儀敬恭其性猶亦
謙冲不解翼翼飭躬承休為善最樂顯允令胤有光邦
國又曰夙夜愛敬恐墜 先志無以事勞賚循雅意屏掃

紛華服納如士促駕臨慟予懷曷極登堂撫孤有淚交臆云臨
葬 上命畿輔布政司建置祠宇於墓下以為設俎豆奠
之所 王大妃 王妃 王世子亦別遣中使吊賻致祭仍
命護喪用是年三月十七日丙申禮窆于楊州治東豐壤
縣子坐之原乃 仁嬪墓所內也 大殿護喪中使強義忠禮葬官歸學副提刀後益加定官前縣監李伸地官李衍潘好義崔定洪汝博奇重允祠宇監造差使員永平縣令崔孝騫郡差使員楊州牧使成楚客餘不能記石工邊手蔭臺曹天龍石物金彥守木手李屯智云 白軒玄洲公以長律挽以傷之其時祭
文中有曰嗚呼慟矣高節潔行其可得見乎謙恭好義其
可得見乎溫良篤厚其可得見乎親愛九族其可得見乎自
公子捐賓客士大夫吊於 朝章布帛於家工賈吊於肆黔
首吊於野莫不曰賢公子止矣嗚呼自古富貴磨滅者何限
公子之賢蓋傳之百代愈著而愈長矣云乃若善居喪守繩

常是先君之行之實而遵遺志欠顯刻不肖孤無狀又未能
撰次實蹟闡揚懿德易名之典趁未請行跡其所由雖賢有
待而怠緩不虔罪已無所逃矣丙午副提學趙公復陽奏
於
筵中曰綾原大君臣俌孝行淸節爲一世賢公子而未有
本家請諡之狀故尙未易名事甚欠典矣　上曰居家制行
人所共知也雖未有請諡亦有贈諡之規乎領議政臣鄭太
和曰故相臣吳允謙其子以遺命不請故直爲贈諡與此
相似矣　上曰宜依此例趙副提學退與應教李公敏叙
副應教李公程校理沈公梓修撰朴公世堂太常正金以
鏡及諸太常官議諡曰貞孝按諡法淸白守節曰貞慈惠
愛曰孝　玉堂一望貞孝孝穆孝靖中情見貌曰穆恭己鮮言曰靖太
常一望敬孝節孝顯孝　曰敬好廉自克曰節行見中外曰
顯○辛酉六月二十三日應教李濡所　啓先正臣宋浚吉學問道德
爲士林所推仰自　上亦洞燭矣埇平日戒其子孫俾勿請諡此固出

於撝謙而因此不敢陳請尚闕易名其於崇賞尚德之道誠可欠缺令
有特贈之舉也 上曰雖因其自謙而子孫不請不可終無易名之典
賜諡可也欲相金壽恒曰議諡之規必待本家諡狀而曾在 宣廟朝先
正臣李滉以諡狀未撰之故久未 贈諡先正臣李珥以為李滉行蹟昭
在人耳目狀之有無非加損益云故不待狀 賜諡矣按後吉言行事
蹟 聖明所親見朝臣所共知雖無狀 特贈恐無不可也左相閔鼎重
曰先正臣金集議諡亦用此例矣 上
曰然則不待其狀特贈可也謹追記之 先君正道直行志潔行廉皭
然不獲世之滋垢也易名身後公議槩見而其 賜諡 教旨亦
不曰儒號而曰其甲茲豈非有所待而然耶迎諡之日 上特遣
承旨中官洵熙崔大立內外 宣醞 賜雅樂 賜諡官吏曹正
郎南公二星也 是日也朝紳之參赴 宣醞者禮判鄭公致和吏判公金
壽恒兵判金佐明參贊趙珩吏參趙復陽刑參李殷相上
參具仁塈戶參朴世模也白軒相公病未參戶判金壽興有公故而領議政鄭
相公左議政洪相公俱以奉陵出城外未參議諡諸公有公故或在外未來參
其禮曹正郎柳相朴馨掌樂院直長尹世衡等一等 賜樂而來典樂趙生司
饔院奉事 內資寺奉事趙相抃 宣醞官通禮院引儀二員禮賓寺皆來
參而班儀賓應參族親未記 先君天性溫柔炳默恭己辭言者鄉
司藝具鑑僉正具鑑亦參
自守慈惠及人不喜號好樂於為善 殊遲彌隆 錫賚優蕃

悉以分與親族之貧匱者以彰 君賜疾病婚喪周人之急以至
市而施予其或珍貴藥物外間難得者必 内達以應之先君
痛 元宗大王早捐翟邸敬事叔父義昌君其病也如侍嚴父
兄其卒也喪祭盡情禮義昌無子許夫人欲以先君第三子濼為
後以奉 嬪之祀先君固辭以為義不可也竟以歸之於猶子之
子申洗馬昇常歎服其事云以原職兼帶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司饔院提調晚年常帶 宗簿寺都提調 宗親府有司堂
上而以位居叔父之右㧑謙引嫌上章乞免非止一再
温批不許蹴蹙上乃勉副而俄又還授先君釐理 璿牒表率
宗人蒞事詳盡御下寛恕佐貳敬憚郎僚心服下至吏胥隷徒
咸得其歡心焉 宗學官田乃績関西人客死無親戚先君惻隱
之使子弟受學者為之弔賻辦衣斂之具庀喪需旅櫬歸葬焉

綾昌寃死有廢女 乙卯生娶學 閔省許叔室 妝而子之及嫁也備擋措含藏獲田
寃使之周恰無累己子先君廢妣金氏生 王子侶早卒無依賴其
避兵也同死生其平居也厚待之八十六終 母子墳在仁嬪墓所之內 光海
主廢 母后龜川君忠肅公睟錦山君忠烈公誠胤懷義令皆
男錦林令愷胤等十九人抗疏立節 龜川竄順天懷義以下門黜錦山安置南迯是憤寃
死論爾時光海主追封生母恭嬪爲恭聖王后陵曰成陵欲祔宗
廟奸兇阿旨發議起廢 仁穆大妃幽於西宮 宗社幾危白沙梧里兩相
國以下 先朝老臣皆以死爭之曰雖不慈不可以不孝春秋無讎母之義
諸在國東諸公遠竄絶塞而白沙相公北遷詩曰 晝晦微北風吹裂
遠征衣遼東城郭依然在只恐令威去不歸使人不忍讀之章甫之一隊倡儒
而入鄭公澤雷洪公茂績趙公濈危言獨疏大觸時諱光海主大怒三司
啓發竄逐庭鞫窮請鞫竄洪濟州鄭趙南海鄭進士亦死謫所其餘諸公之
抗節不能殫記而疏中有鄭之問者疏辭慘不忍言慘不忍聞原疏在
玉府罪籍中 靖社後定配蔚珍 蒙赦嗟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若忠烈諸公可謂忠臣烈士者非耶愛君憂國忠貞如此而卒竄死域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之報施其何如而之問竟以壽終是逆何德
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悲夫
先君嚴重之居常不出戶庭罕與人接而玄洲尹公 新之 無何虞

洪公柱元東淮申公翊聖最爲知己詣公之第飮也傾心喜到
談話終夕其於遇人接物和氣藹然必置酒酬酢盡歡而罷或
有以設田庄爲子孫計者先君曰 先王受天明命化家爲
國余以 王室至親處富貴三十年坐享爵祿休戚是同自
有靡撓此足矣是乃 國家賜而子孫福也以此遺業不亦可
乎余觀世家子弟能戒謹以身之怵修以先之胡爲乎爲是計也
先君資品絶人清操出倫簡素澹泊雍容恬靜不加修爲自得乎
天於世浮華侈靡貨利聲色一無動於中右性且儉約常衣
蔬帛家人不敢以華服備進而先君生辰麟坪送衣服若
品之饌也先君辭曰遵遺重制性不喜華麗者非爲崇儉也至
於 內賜盛服則拜受而退或分與子弟而親黨之喪輒以賻之
先君歷事 兩朝 上於佳辰令節引入 便殿以家人禮從

容 賜對 榻前 宣醞和氣藹然時政得失閭巷物議或
下詢則言若不出口未嘗及於 朝廷政令間而 宗戚之挖寵
無若者有或因此以伸理也恒懷怵惕若臨淵谷其周察愼重
如此先君不嗇於財為人周急無所不為必傾貯以應之雖癃
疾乞丐人亦不敢忽為予之粟饋以食其孫獨無依困苦狀者衣
冠若儒者聞風輻輳於門庭而聞人之親老家貧則必致力於養
生送死故皆懷感視為貞徽翁主 宣廟第六女下嫁 全昌都尉柳廷亮 積年脹症其
喪也 恩賜梓材亦不準尺喪家罔知所為先君以予弟為親
之壽器送之聞者以為難及先君卒也無棺材亦可見盛韜也由
是廩祿厚而自奉菲薄不重味不重帛家事常患不贍而廉
於財樂振施怡然自如也凊紫官穀未及償者 上撤之聲出
內倉米豆輸還之使先君不之知也 上以先君不事家產

活計淸貧每 下教一依諸王子例也因民結使之自占而先君
辭曰臣於 國家塵露無所補益抑又取歛於民歸怨于上乎
上益嘉之先君寬弘仁恕誠信篤厚平生未嘗有疾言遽
色揚人之有善若己有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感懷德
意人不忍欺也雖子弟與僮僕亦整衣冠而見之甚戒揚浮虛
誕浪之言亦靜默端坐體無惰容人不敢見怠慢之色而儉素
簡不極其嚴截藏獲御於私閫莫敢以氣勢橫行閭里冠
昏喪祭一遵行禮制無過變禮不以從俗臆斷而亦就正於禮家
博考古人經權之得中者行之雖造次之間不敢有一毫未盡
底意恒以禮法操身持閫甚嚴而麟擇功緦不廢遊宴先君
止之曰 先王禮法不可忽也因叙又言至矣然而謝傅東山
不廢絲竹竹林賢士淸談放達古今稱之隨俗無妨先君愍然

曰是何言歟古之人行事未必盡善而謝安猶可也不及其古人者其可乎且曰謝安以晉室名臣遂使中州陸沉而得免後世之譏也至於事君之義當如漢忠武侯之鞠躬盡瘁也無於祭祀清齋敬慎一從家禮及栗谷祭儀而參互瓊山丘氏節以行之少有失儀如不祭古禮之廢久矣一家之行醮也先君曰冠婚乃成人之始萬福之源尤不可廢而不行三加之節親迎之儀徑亂之後自先君始也流俗惑禨福尚淫祀自貴戚大家以至士庶猶恐或後先君曰非鬼之祭諂也況福善禍淫由人所召禱何益也無所禱矣（終先君之世外道之流跡不踵門而家人子弟亦不敢以不經之事壞了家法）常戒子孫曰余夙夜警戒小心寅畏不啻若臨深履薄恐墜 先王之志故以余 王室至親亦不敢驕人況富不仁滿招損常戒盛滿則滿而不溢惟以擇地而蹈時然後言守吾分安吾性終吾年則

其庶幾乎其毋忘余言終身佩服(不肖孤之陋室名之曰三吾堂)又嘗曰無德之
可稱無功之可紀不能補益於　國家宜無聞於後世也嘗觀
大家子孫請謚樹石美稱闡揚於身後顯刻豐碑於神道
汝不可從俗也嗚呼先君之操行節義既得以敬重於當時遺
芳餘烈又可以貽示於來後而累朝曠世之　鴻恩宜以載鐫貞
珉傳之百世以不朽則不肖孤不敢以述先志為重而趦趄淹延
罔也先君之喪也倉卒不得葬地寄厝於　仁嬪墓所非久遠
計也蓋論其穴道則垂短乳而峻急補客土而頹圮體魄不得永
寧者三十年所此所以不肖孤抱無窮之痛東西奔走死且不
瞑者也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禮有改葬之文堪輿家云風藏
氣聚體魄安非為泥於世俗所謂風水之說也今茲新卜將欲
待時奉移而其一廢邑之罔其二村民之田緣家業貧不

能辨其直而充其數尚稽永空痛恨無窮期矣昔楚之孫叔敖持廉至死而妻子窮困莊王感悟一言使得以奉其祀十世不絶太史公記之此何以稱焉矧夫漢祖爲置魏公子之守塚世世祀之以四時宋朝亦賜表忠觀之祠額得以終久不墜則是乃古昔帝王之千載美事而我 國朝以來崇節義尚廉潔亦皆爲一時 聖世之盛舉者何限也噫嘻 先朝之建置祠宇未有 恩額之顯揭墓下之些少守户侵漁官役以渙敬何哉可異焉先君謙下士修身潔行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而殘微後裔無因轉聞於 九重崇奬 恩典其何以及於泉下是以每上父母之邱隴摧痛血泣終天罔極者也監察贈領議政金公漢佑貞敬夫人完山李氏各葬而 仁嬪父母墓也不肖孤達白于 榻前 庭給內奴五户以爲守塚而微烟無路上達天聰私切憾感 先君娶文化柳氏判書潛曾孫進士希鏗孫高

麗功臣大丞車達之後也天資溫粹婦德淳備十四歸于我先
君事舅姑孝事君子敬儉以飭躬仁以逮下視諸子如己出遇
親黨以敦睦內外上下各得其心閨門肅雖式遵儀則以 萬
曆戊戌十月二十七日己卯生 崇禎後丙辰八月初三日癸丑終
于正寢享年七十九於是年十月初十日己未祔于先君墓
夫人多產子女不育男曰英傑性至孝夫人使之奉進生梨
于先君而兒乃以其所得啖之而去詢其故而止之兒曰父爺念
兒食之不盡必以餘梨啗我故然耳孝哉是兒其誠心類如此而
夭歿噫而不實安得不為之嗟惜而重以其不久世為恨也耶嗚
呼以夫人之德之厚而竟無子天之報施其何如哉悲夫肌膚豢雪眉目炯
然精神清澈無一點烟火葷血氣意者清都仙子暫謫于塵世 不肖孫
世以奇童補而夭祔葬于楊州治東乾之川 義安君墓下丁坐原
以金萬成女生五男一女曰不肖孫淳改名混靈豐君於次為

長自在乳下夫人子之 仁祖大王命之爲先君後及其授職
世 上下敎曰大君長子特授都正陞堂上階曰溢靈恩君
曰沙改名瀅靈愼君曰漣靈春君曰澈靈順正曰女英淨處
子幼而穎悟長而韶婉先君鍾愛之年十八未笄至先君卒也哀
毁不食不勝喪葬先君墓側玉潔冰清蘭茁霜萎哀哉不肖
孫娶司憲府監察朴大相女生二男三女錦川副正櫓錦昌副
正榅女婿洪箕學(監司璟子)尹涑(佐郎世衡子)次幼庶男女錦蘭守棟錦
陽守櫟小蕙次蕙同母生也靈恩娶秉節校尉曺以麒(梅溪曾孫)
(縣監喆子)女生三男夏城副正樟夏山副正梓夏川副正檣庶女婿
士人姜興周餘幼靈愼娶濟用監奉事鄭栢(海平府院君眉壽世孫)女生男
曰海昌副正楷女婿徐永世(通德郎格子)靈春初娶通德郎申儹女
後娶幼學成暐女生二男曰相曰楣并幼靈順娶通德郎尹東

离[奉常正珩子][正言弘离兄]女生二男坡城副正彬坡山副正杉廣興坡
陵守槮也諸母生二女權之出適監察柳壽昌[柳潤曾孫監察]
[璘子]崔之出適通德郎柳省三[宣傳官天三弟]夫早歿殯之日自
刎死而無後監察二男四女僧儒男也士人尹恒文科
任道三武科具佐翼士人李龜慶女也錦川二男秉
善守炳東昌守炷洪箕學二男文甲麟甲夏城二女
夏川一男海昌廣昌燦徐永世一男炫尹恒任道三亦有
男女皆幼吁嗟乎二妹氏一死於孝一殉於節其行之實可謂
蓋亦家庭之遺烈也可傷也已[尤齋先生撰處子墓誌曰女英淨][貞孝乎貞孝生鳳不至菜淨質露]
特異風儀靚求女似不資婉德自備識凝遠脫書史貞孝憐相國工
絕可對遂邈邈于巨創不凝水處不勝竟自甚逃之歲廿歲二纔雖
推聲不已蓋天地備淑氣鍾於新聲來曾經素女絕相類荀所遇不
當意是使己挽舊貌仰求嫁何恨矣程叔才慈心是我今述為此志
嗚呼我先君行義之實昭揭人耳目者而至於其清操懿範不可

一二舉特其餘事也不肖孤早失庭訓自墜家聲不足以
文字形容先德而况往者齒尚少家譜亦無有今以或有曾
所聞知於先生長者之言僅記實如右以俟夫諸君子之撰
述云 余兄弟初名既書於仁嬪神道碑而渟字犯其門先世諱渟字音近昌職君名改之今名不得不書之而其附註於小書亦有闕漏不繫諸而識者可以參考之者故多相書之
逮在己酉拜尤齋相公于東郊村舍尤以
先君金石之文則先生首肯而心許曰先大君為 皇朝一節
山野之人皆知之余亦盖嘗稔聞之義不可以辭矣不肖孫再
拜而退噫壬人交亂相公去 國而文不可作矣此實賢邪進
退之際乃陰陽消長之幾而困于北塞荒棘之中又遷南荒瘴
癘之濱私竊痛慨嗟恨其不幸為剝而復否而泰先生始還
朝而文可以作矣十載之間天道之回斯文之幸豈非數存乎
其間者也耶此天理之發見驗著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嗚呼

其不可誣者如是夫其不可誣者如是夫謹以尾記其顚末

云甫歲辛酉二月上浣不肖孤承憲大夫盧[illegible]君濩泣血

敬書

右家狀以不肖孤之不文草之而文拙辭短行狀請於松澗李尚書
端夏則公方修史無餘暇曰余史事完了從當款閑以撰云而尤齋
相公曰不必等待之也故先以奉呈且俟李尚書所撰之狀爲傳
後之地

年譜

大明 神宗皇帝萬曆二十六年（我 宣祖大王二十一年）戊戌四月十一日乙丑子時公生于成川府寓舍（丁酉倭寇再逞 次于關西故有是寓 元宗大王以定遠君承 上命奉 后嬪及 諸夫人先）

三十六年（宣祖四十一年）戊申 十一歲 宣祖賓天能素食哀慕如成人

三十九年辛亥 十四歲 出繼伯父義安君後聘文化柳氏

四十一年癸丑 十六歲 遭祖母 仁嬪喪

四十三年乙卯 十八歲 哭李氏綾昌大君寃死杜門謝世

四十七年己未 二十二歲 元宗大王昇遐執喪踰制

熹宗皇帝天啓元年（以上光海主時）辛酉 二十四歲 制除

三年癸亥 二十六歲 仁祖大王反正追尊 私廟尊 連珠郡

夫人進封 府夫人進爵號曰 啓運宮大臣禮官請兵公至

私廟祀

四年（仁祖二年）甲子（二十七歲）賊适叛 東駕南狩公州為（導駕執義）

使麗 駕還京師

六年（仁祖四年）丙寅（二十九歲）正月 啓運宮昇遐 命公為喪主

罷繼歸宗五月十八日禮葬于 毓慶園

魂宮先詣寢退奉 魂宮還京八月 興慶園還奉

七年（仁祖五年）丁卯（三十歲）金虜入寇 上將幸江都承 上旨奉

禮成二十七日遷奉于 毓慶園之右合補 興慶園（日北為 中湖）

毅宗皇帝崇禎元年（仁祖六年）戊辰（三十一歲）制除

三年（仁祖八年）庚午（三十三歲）子生

五年（仁祖十年）壬申（三十五歲）元宗大王追崇禮成隮祔

太廟五月進封大君

九年 仁祖十四年 丙子 三十九歲 胡亂作虐 駕入南漢

十年 仁祖十五年 丁丑 四十歲 城圍急 朝廷方議講和 公當涕諫曰君臣父子當背城決死知其不幸亦當死於社稷攔者凜然靡要 王子質 公當行 上不忍之以綾峯守偁爲假王弟以遣之虜不納 王世子將赴瀋陽泣請代身而不得自是絕不詣迎勅望闕之班公私文字仍用 崇禎年號盡閉北户生不北向所有 誥命不書僞號

十七年 仁祖二十二年 丙戌 四十九歲 三月錄寧國原從勳一等之第

大明亡公聞流涕久廢寢食

一寧國乃誅器遠之勳也

十九 / 二十年 仁祖二十四年 丙戌 / 丁亥 四十九歲 / 五十歲 三 / 官 月錄寧國原從勳一等之第一寧國乃誅器遠之勳也

二十年 仁祖二十五年 丁亥 五十歲 官獄起密請全恩

二十二年 仁祖二十七年 仁祖大王賓天受弔私室哀至輒哭

二十九年 孝宗七年 丙申 五十九歲 元朝庚辰詣起居班與還第是夕考終于正寢三月丙申 十七日 禮葬于楊州豐壤縣子坐之原 仁嬪墓局內

三十九年 顯宗七年 丙午十二月 特命賜諡貞孝諡牒不書僞號只書丙午十二月十四日

五十四年 肅宗七年 辛酉尤菴宋先生撰神道碑文 特命置守塚軍 遣禮曹佐郎 賜祭

六十二年 肅宗十五年 己巳八月初九日壬申辰時改葬啓壙初十日癸酉卯時奉還于楊州治東小道白鹿洞新阡六十一日甲申辰時禮葬于子坐之原

七十二年 肅宗二十五年 己卯 命復文化柳氏府夫人封牒仍祔廟

八十年肅宗三十三年丁亥 命內需司竪神道碑 使領議政崔
錫鼎撰碑陰文其弟二子靈恩君濟篆之吏曹判書趙相
愚書之

百十四年英祖十七年辛酉 皇明陪臣傳成翰林黃景源所撰

百二十年英祖二十三年丁卯 命錄用奉祀孫

百二十九年英祖三十二年丙子 特賜祭迎于玄孫石城任所

百三十五年英祖三十八年壬午 遣承旨 賜祭祭文 御製

百四十四年英祖四十七年辛卯 命錄用奉祀孫

百六十年正祖十一年丁未 遣承旨 賜祭祭文 御製

己巳年遷葬時下政院

備忘記

傳曰令此綾原大君遷葬時及一應諸事令該曹考例舉
行

傳曰朝家待大君事體迥别雖有禁令今此綾原大君墓所表
石等物特許浮取事分付江華留守

傳曰令此綾原大君遷葬時成殯奠啓殯奠祖奠遣奠及
自八月初九日至二十一日朝夕上食及晝奠令該道備給事
分付

傳曰令此綾原大君遷葬時造墓軍依丙申年例一半以役
軍題給事分付該曹

傳曰各色緞十匹送于綾原大君家事分付該曹

傳曰令此綾原大君遷長生殿外梓板一部送于內需司事
言于該曹
傳曰石灰三百石送于內需司所掌處事言于該曹
傳曰令此綾原大君遷葬時墓幕依例造給事分付該道
傳曰亦綾原大君遷葬時柳車自京城至舊山所運給事
分付該府該道
傳曰令此綾原大君遷葬時石物自龍山至墓所駄卽運給
事分付該府該道
傳曰綾原大君龜臺石浮所敢時所入雜物鋤石軍及輸運
時雷馬役軍並量宜題給事分付該道
庚午二月 日
傳曰綾原大君龜臺石運時中有一大塊以前定之軍勢

難容力云令本官觀勢顧視事分付該道

甲戌十一月初七日晝 講入侍時檢討官閔鎭厚所
啓綾原大君神道碑文曾得先正臣宋時烈文字而未及
入刻己巳禍作自
上命主文人改製其時大提學賊臣閔黯奉 敎製進矣今
聞其子孫欲以宋時烈所撰入刻而黯之製進出於
上敎故不敢擅自取舍必須 朝命然後可以爲之云敢此仰
達
上曰以初製文字入刻之意分付可也

丁亥九月二十九日二更
傳曰令綾原大君還祠吉日定於本月云令該曹米布叅
酌磨鍊輸送事分付

跋文事實

辛酉三月初九日都承旨洪萬容 筵席建議綾原大君節行卓異不可無表奬激勸之擧領議政金曰其行誼朝紳莫不知之 特爲致祭置守塚爲 宗室儀表之地似宜矣

上曰綾原大君乃王室至親而其孝行節儀可爲宗室儀表特置守塚別遣禮官致祭于墓

別恩也公始葬于維楊豐壤縣己巳八月遷兆于楊之治東白鹿洞平向之原 上命該曹葬之以禮

賜十色隧各一匹石灰三百石長生殿梓材一部役軍造墓軍令該道題給 賜成殯啓殯祖遣奠至於虞

上食及晝奠始于破舊墳之日終于葬日柳車自京城

輸至舊山別 遣中使金後白自 內致祭 命江都留守浮
石仍令護喪中使文櫟內司官金信忠董石役 特恩也長
子濬陞昭德涵陞瀅陞興祿涎陞承憲澈封君檣陞都正
襲爵封君榲 贈都正曾孫炳炡俱封東善東昌君禕梓
椅杉楆俱陞都正椅子西陵守煜陞都正樑陞行正靈女
英淨以孝行旌門柳省三妻英順以烈行旌閭府夫人柳
氏己卯九月十三日因孫檣上籲之哀悃 上特命還復
奪封此皆碑文撰成後事實也宋相國之撰此文初非奉
敎而甲戌十一月初七日晝講因檢討官趙鎭學所達自
上分付入刻與奉。敎撰無殉篆則靈恩君涵奉 敎書之而董役
中官身死無人主管治石已久尚未鐫之矣是年九月十六日
上特命內司官鐫其石二十九日令該曹大君建祠時米布

賜給十月初四日 上命領議政撰跋文花春君瀙書

其文前後 聖恩隨處罔極不可無追後記實之文故

敢請跋

政院日記

上之辛酉三月初九日晝　講時都承旨洪萬容所
啓近來京外節孝擧皆旌表　贈職無不蒙　恩而
宗班獨無表奬之典故敢達矣綾原大君節行卓異
執喪以禮居家儉約地位甚尊而持身益謙自丙子亂
後慨然時事大變至有流涕之時北來貨物切不近身
據此可見其節行之卓卓昔在漢時河間惠王良以
節孝見稱益封萬戶以爲　宗室儀表至於今日亦不
可無表奬激勸之擧也依信陵故事特　置守塚以示
國家崇奬之意則其在　聖朝亦有光矣　上曰道臣
之所見如何兵判閔維重曰綾原大君之事蹟朝臣孰
不知之所當褒奬至於守塚無法典也置守塚或致祭大

臣入侍時 下詢以處之似好矣洪萬容曰 國典有無雖
未及而 朝家特 施一時之別 恩以為 宗班表準則
亦甚盛舉矣校理林泳曰 宗室中行誼表著為褒崇無
他道 特給守塚軍無妨而與大臣相議為之宜當也修
撰李秀彥曰綾原大君忠孝之行朝紳擧多有知之者卽
今 國家有近宗不幸之變綾原表奬之擧似不可已守塚
致祭何者為當而不可不褒崇也 上曰後日當詢於大臣以
為表奬之地 三月十一日晝 講時參贊官宋昌所 啓頃者
都承旨洪萬容入侍時以綾原大君孝行節義合有褒崇
之典或置守塚別為致祭事仰達有詢問大臣而處之
之 教今日領相入侍故敢達矣領議政金壽恒曰綾
原大君事曾在 先朝贈諡故判書趙復陽亦有所達

矣其行誼之卓異朝紳莫不知之誰有異議於此也況
宗臣爲 國家盤石而近者禍變出於近宗尤當褒獎行
誼之表著者以爲 宗室儀表之地也守塚軍定給非法典
而然 特爲致祭爲置守塚似宜矣 上曰綾原大君召王
室至親而孝行節義可以爲宗室儀表特爲致祭守塚
軍定給分付該曹 禮曹 啓曰綾原大君墓 特爲致祭事 命下矣今日官推擇則三月二十日爲吉云以本曹郞官受香祝下去而祭物及執事分付該道知委舉行而守塚軍令兵曹舉行 傳曰依 啓 知製
敎校理吳道
一製進其文曰維歲次辛酉三月甲寅朔二十日癸酉
國王遣禮曹佐郞安汝器諭祭于卒綾原大君兼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贈諡貞孝公俌之靈銀潢鍾慶玉葉挺瑞
篤生異質風骨令譽惟忠惟孝得之稟賦克莊克愼自在
童幼養以沖恬繩以儉約泥塗貨利髮毛聲色於世紛華

一切淡泊好古河間樂善東平進在昏朝 宗國將傾
讒口交亂禍機孔酷挽寬茹毒韜光晦跡艱危之會竟
脫纏繳天眷大東 聖祖龍飛長枕花萼有貴介弟
友于融洩樂洽常棣奕奕賜第君子攸芋風雨是庇
力辭增修崇榮已極退讓彌謙謙其德翼翼其心阮絕
珠琲服謝文綺家徒壁立宛一寒士 仁獻禮陟毀幾滅性
神所當矣濵死而甦蘭漢愛園國命如綴涕泣登陴義形于
色君親大節始終如一 孝廟嗣服適遇紹 先志服膺無
替寵錫備至俄纏美疢遂以奄忽撤朝臨慟哀動 玉色
東園秘器太常炯酌隱卒崇終恩禮罔缺工賁肆筆黔
黎巷哭存榮殁哀流澤可掬逮 顯考追舉易名式闡
懿行永揚芳聲瀕予小子夙慕懿德餘徽未沫仰止恒

切瞻彼若堂維豐之麓置戶守塚尙爾有嗣道臣陳請于
可其奏亟擧久典載陳薄具玆遣禮官敬申孚顯不昧
者存鑑此誠衷
同年十二月不肖孤靈豐君濯上疏曰伏以臣之先臣大
君備以 王室至親歷事 兩朝小心寅畏居寵若驚禮
以執喪儉以律己生平隱痛志存 帝室此亦朝紳之所
共知也嗟夫楚孫毅之子孫殘微魏信陵之墳塋荒廢樵
蘇行路嗟臣亦慮子孫之殘微恐先墓之莫獲私心痛悼
終天罔極何意玆者褒崇荐至特蒙 賜祭之 命昭示
來世兼荷守塚之置乃今日 聖朝之美事誠千載一時
之盛擧 恩及泉壤感極幽明愚臣微衷激切不覺涕
淚交頤倘餘烈之泯當結草以圖報也節序屢換雨露

旣濡 國有喪恤呈告非時即今賓哭已過臣情愛由伏乞
天地父母俾蒙 恩暇往掃松楸而伸私分之至情則此莫
非雨露之澤而 聖明之所 也臣不勝幸甚無任惶隕激
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安心往
來仍 傳曰給由馬澆奠床備給事分付于該曹及京
畿監司

附錄䟽箚

亂初箚子

伏以 國運不幸時事至此痛哭流涕之外更無所達而仍念 王世子留滯他國日月既久回轅無期悵望西天秪自垂淚伏見備局 啓辭則因龍將之意欲以大君差遣節使而麟坪之不得遠行備局既以陳 啓事勢如此孰不知之乎其中措語文以臣有一番之往則貴重貴於彼國而有光於東宮云廟堂之意不無所見凡在臣子為君有一分效力之地雖或萬死固不足惜況如臣子者臣於平日既乏絲毫之力少無 回駕之助故區區一念只切痛慨於此也且臣之陪謁於 春宮倏已經年矣緣臣一行役以見信兩國和好之義而獲拜於異域千

里之外則此乃臣情分之所大願而亦有便於公私之道臣雖有疾病豈有憚於跋涉之艱險乎伏願 聖上察臣微悃一依備局所陳施行不勝幸甚

宗簿寺都提調辭免劄

伏以臣年齡衰邁與病為隣就閒頤養以終餘年是臣之志願而今者除臣以 宗簿寺都提調 恩命一下心竊懇然伏念修正璿牒糾檢宗人之責其為任甚重決非如臣空疎罷軟者所能堪當況臣近年以來轉覺癃憊蒲柳之質髮已霜且以脚部不仁之症胃脘痰火之痛發作無時或缺

前後致祭文

維歲次丙申二月庚戌朔初八日丁巳 國王遣臣禮曹
佐郎 諭祭于卒綾原大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
管俌之靈惟靈金枝毓秀寶源分慶韶美其儀敬
恭其性 先后愛命維貴介弟天篤友于古亦鮮儷
愛隆長枕樂洽常棣禮成 躋廟名數增榮奕奕賜第
君子攸寧猶秉謙沖不懈翼翼飭躬承休為善最樂
顯允令胤有光邦國遺弓未攀予有今日往事如昨乙
年嘶恤惟困之親孰如我公脈膳無替寶玉攸同夙夜
愛敬罔墜 先志無以事勞實循雅意屏棄紛華服納
如士遐不壽考愛茲戩穀朝胤就班願言一覲俄傳疾作
繼以訃至百祿遽終天不遺憖促駕臨慟予懷曷極登堂

撫孤有淚交臆音容永閟懿德莫追愛誠禮式蓍薦奠
儀泂酌菲羞冀紓予悲 知製教校理李慶徽製進

維歲次丙辰五月丁巳朔初十日丙寅 國王遣臣行楊州
牧使金永爵致祭于 故綾原大君貞孝公俌之墓猗猗我
綾原 章陵王葉樂善好禮洵乎追蹤昔在丙丁變
方岌嶪公於是時分弟之親雷涕抗章力扶墜倫賴
于萬世有光玉春居喪毁瘠 仁廟涕泣戒勿危身藥
物道及疾勢不起 孝廟於悒曰予叔父直憂國其心微公贊
行詎感 宸襟操潔如玉誦至于今麟趾振振匪公伊誰
震維 仙寢瞻謁敬之公墓在疆悠悠我思豈徒予感
烈聖所侑 先志繼述遣官宣酹如公不昧歆茲觴豆

維歲次甲子十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 國王遣近侍臣右承

旨趙寅燮致祭于　故綾原大君貞孝公俌之靈奠乚
綾原　元胤金枝好學樂善河平是追忠孝莊愼恬
冲儉約宗潢雅望徽公疇詑昔年丙丁月暈南城春秋一
部晦翳塵腥公於是時親屬介弟斥和慷慨抗章雪滿煤
山崩壖赤縣陻沉起亦東方星月貽森　孝　肅　英　壬暨
我　純祖褒申爵顯舊及銅籚　大行中歲曆酹于
東匪惟惇親惟公貞忠逮予嗣服緬焉感古我家麟坪
謂公叔父百行攸華天報孔彰根深葉茂源遠流長宗親
應製祀孫大墉累公有後應有公善特遣侍臣倩詞懷
觴尚歆有靈歆格心香

祭文

維歲次丙申二月庚戌朔十八日丁卯前縣令金坰謹以菲薄
之奠敬告于 綾原大君靈几之前哀我尊靈棄世何
亟百年大期享惟六衰哀我尊靈棄世我何忽平生分
誼一朝永訣嗚呼慟哉公生 王室慶膺麟趾如玉其
度如蘭其臭既忠既孝且義古東平善令周公位寔
潤邦國韞玉終始胡嗇於壽難究者理嗚呼慟哉以我無
似受知齠齔靈蘭三秀一葭倚玉寒共一被暑蔭同
樹公與 仁廟同庚而綾昌亦同遊故三秀云 仁廟少時受學
於綾海君宬卽具文懿公胤而公金忠肅公權之孫也忠肅公
宅對文懿公第隔墻而後園喬木綠陰交加於夏日 仁嬪廟讀書
之所公從之遊其樹乃 仁獻王后兒時鞦韆於樹下況又 聖祖
所憩斯可謂勿伐而其跡爲勿伐
今無存焉可嗟惜可嗟惜也 愛極忘分情深有素向來
悲歡幾同甘苦自陝天倫恤恤其抱乾坤再造破憂爲

慶歡隆花蕚增絶宗令亦大〻其貴振〻其儀寧以貴勞

益崇愈異遑遭艱虞 駕南還惟公倡義誓死周旋

幕府韜鈐庶效微軀 賊造峯兵叛立逆踶先君爲募義使洪公 振道爲副公從事幕府至募息𩂉

不敢少離永有依歸安知赤鼠倉卒猶越里子孤城陷

波一葉危全九死幸與公合終南故第焦土崢嶸憂憤

寧論淚眼還青有騎〻我有衣〻我何有不分不我阽餓

丁我不天憐我無顧賙䘏以修惠徹泉路感豈容私義

攸衆慕嗚呼痛哉家〻庭有訓惟禮是式紛華不居錦繡

無飭施與是事車馬不惜心有所慨異物无斥志有所守

動靜不屑就謂公富我知公潔就謂公貴我服公節嗟〻

來路議公者稀我懷〻悲嗚呼曷歸寶樹成行哀〻金

玉天裕公後堂搆有托寔報其德庶慰冥寞嗚呼

慟哉昔我踵門温然其色今我升堂宛然其跡瞻望
不見謦咳莫闌門闌斬〻僕御欒〻杯箸遺馥几
席生塵一盃長痛永酹莫靈不昧者存歆我虔
誠嗚呼慟哉尚　饗

公生於萬曆乙未　仁廟與公同
庚，公從之遊矣先君年未十歲前
亦與交遊久而敬之其於吉凶憂樂無異一家人也　聖祖受命
公屢宰百里政拙無去後碑而嘗語及古今曰頓無為子孫計此
可見其志亦可尚也已　顯廟因選臣陳達以　仁廟微時從遊
特加階拜僉樞府事年七十餘終有子二人曰漢明進士有文才
先公狀李日晉明以金泉道察
訪知軍威縣文乃進士所製云

有明朝鮮國 宗室女處子李氏墓陰記銘 狀草附

處子李氏 宗姓英淨其名也綾原大君貞孝公諱俌考

也我 宣祖昭敬王元宗恭良王其所自出也 崇禎

後丙申九月年日其死之年月日也權厝其年之冬永窆

明年之春而其葬之月日不記不書也生而資質秀異聰

明孝友是出於天性也幼而玉潔蘭芳幽閑貞靚是所以

鍾愛也長而婉容愉色委曲承順是誠心之篤也喪而哀

毁不食不勝喪死是孝行之實也嗟呼以妹氏之賢行名

堙滅而不稱世莫知其然也附葬塋側從先人兆而庶幾

魂魄彷彿從先君於玄堂死可冥而痛也主其喪而葬

樹碣而為之乞幽隧之銘者其兄不肖孤潩也

此乃處子妹氏之狀也

略記其系行實生死年